春秋讞

十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眜

及者何内為志焉爾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不日其盟渝也眜地名也

言未爵命於周非也蓋不知書字之義說已見左氏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

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仲子爲惠公之妾母是矣其死在是年與否蓋不可知而經不書者妾母自不得見也傳以賵人之妾爲不可書之義已盡矣而反以其志爲不及事夫既知其不可比固罪之所當書尚何論及事不

及事若及事則不書乎且傳亦安知仲子之死不在是年而譏其緩蓋拘於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而槩言之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及者何内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宿邑名也

及為内卑者非也說已見公羊宿邑名亦非是後見宿男卒傳固以為國矣地以國者國亦與盟春

及晉處父盟此皆不敵公而沒公然皆書及而不書會則及非內志可知矣此所謂公會戎于潛者正以會禮相見者也不然使內為主可但云公及戎于潛乎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

經書入有二例有用兵勝國别於滅而書入者有諸侯大夫出奔反國别於歸而書復入者其義各

不同復國而入或內無援其歸爲難或其理逆不應得歸而歸以爲內弗受可也若勝國而入豈可以是爲例哉未有入人之國而內受之者而傳一施之當從公羊所謂得而弗居者是也向國也亦非我邑經未有書入邑者

無侅帥師入極

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茍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

當國以國氏宋萬之徒為畢者以國氏今履緰之
徒又為進大夫以國氏范甯謂公子公孫簒君代
位故去其氏族國氏以表其無禮此猶可言也若
庶姓微臣雖為大夫不得爵命既不書其氏族當
知某國之臣故國氏以别之是謂不得爵命者不
得以氏族見也豈有大夫而無爵命者乎正使得
以氏族見若不氏國亦何以别其為某國之臣則
謂畢者為國氏亦不可通矣而履緰又以為奉國

以伯先也

此闕文說已具左氏（按左傳讞不載此文永樂大典本原缺）春秋雖齊小白晉重耳未嘗顯得稱伯以臨諸侯何紀子而得稱乎若以為以伯先則紀子固未嘗伯也

三年春王二月巳巳日有食之

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內於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

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謹始說已見公羊穀梁始已言伐言取為所惡又復謂之謹始二義不得相通此亦竊取公羊而附之者也前言所惡者亦非是豈言伐而不言取言取而不言伐者皆善之乎

戊申衛祝吁弑其君完

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

非也說見公羊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及者内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後於宋公衛侯遇于垂則曰不期而會與公羊同此其說是矣今見公及宋公不敢廢及例故亦以内為志為言不知凡外遇皆不言及謂邂逅適相值非有接之者而内遇不可言公宋公遇于清故以公及為文此乃内外之辨若内為志則是我欲之

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

此文本與下初獻六羽相屬公羊穀梁皆誤析為二故傳復以考宮為非隱經有舉下文以見上文者義初不在上文以正下文不得不見如正月牛死而不郊猶三望正月牛死乃不郊本常事不必書以見猶三望故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禘于太廟亦常事不必書以見用致夫人故書則令考仲

子之宫非以譏隱亦以見初獻六羽爾仲子不書立宫而書考宫得變之正春秋固與之說已見左氏

初獻六羽

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皆非也說已見公羊

侵伐者討罪之名最為近正說已見公羊為其用師之道不至於深故左氏多有言行成而盟者謂服罪也若非討罪而直以兵相加或戰或圍或入或滅則宜有前四事矣自各以重書豈有侵伐而為此者乎齊小白與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春秋善之若前則芭人民毆牛馬於蔡後則斬樹木壞宮室於楚何足以為伯主且是時師但次陘亦安能壞楚之宮室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正

非也說已見公年

滕侯卒

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春秋中國諸侯而不能由禮者未嘗不因文以見貶杞本伯爵故因時王降爵稱子介近淮夷故介葛盧來不言朝未有無見者也滕在齊魯之間與淮甸不相接固無習用其禮之道使誠有之經安得無異文哉滕子卒而見經者七成公原悼公寧

頃公結隱公虞毋皆以名見其不以名見者郳公文公與此而已傳豈以滕初以侯爵見後又書滕侯來朝而自郳公以下四書皆子以為降爵如杞哉然而經書侯而不名是亦為用其法可也何以不降爵則滕之為子宜自別有罪未必如杞也且言不正者名則前四公名者皆不正矣傳例諸侯日卒正也而四公皆日卒又何以為不正乎經於諸侯卒惟秦五見而四不名次則滕亦七見而三

不名意遠國小國皆不能具禮以名赴故經不得書而公年亦謂秦為大言匿嫡之名與傳之意同皆妄信其所聞而不審者也

夏城中丘

城為保民為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

城既以保民為之則民衆城小不得不益城也何為凡城之志皆譏哉或當城而城不失其時者自

不應書或非所城而城然後見經則所謂凡城之

志皆譏者固是矣但不如傳所言爾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

我舉其貴者也

言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其失與進紀履緰同此

蓋謂聘者大夫之事年未得為大夫而以其弟貴

之使任大夫之事故譏爾

佚卒

佚者所佚也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爲君也

公羊穀梁不知諸侯卿大夫士之制吾於公羊言之矣今穀梁於公子彄言先君之大夫於無侅佚言隱不爵大夫而謂佚不氏爲弗大夫是亦以大夫則氏非大夫則不氏其失與公羊同所謂不爵大夫者不請於天子也且爲國固未有無大夫者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穀梁傳讞卷二

宋　葉夢得　撰

桓公

元年春王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言桓無王是矣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則

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

以璧假許田則知假者不以邴矣假者暫得之名也若邴與許田直言假而不言與亦足以諱易地矣何用以璧見之乎如傳言乃謂鄭伯實不以璧

名與夷而謚孔父若如後說春秋公天下後世之書豈為宋設而區區為其祖諱且禮卒哭乃諱諸侯以木鐸命於宫曰舍故而諱新謂有當毁者故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恩有殺也孔父若法在所諱去孔子亦逺矣猶不得諱而况於不當諱乎此不知宋有四命之大夫而妄為之説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以以者内爲志焉爾公爲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内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

成者平也江熙之言是矣成宋亂猶言行成求成爲宋亂欲討其罪而與之平也凡經書會未有目事者唯宋閒見之葢爲二王之後言此初無成矣而後不然故挈之以示貶爾若責其納賂罪自在後方會之時尚未知豈可遽加以不成事之辭乎傳例以者不宜以也今曰以成宋亂何不言不宜

謹之乎紀侯以一朝為罪則六年而再朝其罪又宜重於前反書冬紀侯來朝而不月是乃為正者乎

冬公至自唐

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

經書至各以其實無所加損吾於公羊言之矣自公羊為致會致伐及桓會不致之論其說已乖戾至穀梁尤紛然為例愈多而愈不可考且言桓無

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

言任叔之子則知其非大夫也此蓋譏天王私任叔之子而任以大夫之事與言使王季子來聘同意禮無必父歿而子始仕之道若父老而錄父使子代之仕是亦大夫也父雖在乃禮之常不得為不正何用著其父子哉今曰天王使任叔之子則義蓋在使而著天王者亦不得云微其君臣也

大閲以非時書說已見公年何以見其觀婦人使不觀婦人固不可非時而舉矣既曰平而修戎事為非正又以書日為崇武是反與之也安有觀婦人而與其崇武者乎葢以莊書甲午治兵為矦陳人蔡人能以嚴終書日故此亦以書日而一其說不知自相伐也

蔡人殺陳佗

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

經何疑焉其謂同為同乎人是蓋不知莊公之名
且內敗傳猶以為諱而不言安有疑先君同於他
人反顯言而斥之乎
七年春二月已亥焚咸丘
其不言邾咸丘何也疾其以火攻也
非也說已見公羊
夏榖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

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

此言幾近之矣而未盡也說已見公羊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

非也說已見前

夏五月丁丑烝

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此譏不時非黷祀也說已見公羊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

祭公不言使說已見公羊不正其即謀於我其義在遂不在不言使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非也其失與弑與夷同十年數之成也不以桓之無王而使周土終十年而不得見故一著之耳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來戰者前定之戰也内不言戰言戰則敗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為内諱也

經凡内書自外至皆言來來非前定之辭别内外也此言來戰正以不期而至故不言及而傳反之蓋其例以疑戰不日而此日故云爾

十有一年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宋人者宋公也其人何也貶之也

傳例稱人以執大夫者執有罪也則宋公安得爲貶乎其說自相伐矣當如公羊以侯執爲伯討以人執爲非伯討是也

突歸于鄭

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

以諸侯日卒為正晉非正則不嫌於不日何用再稱日以決日義乎以此見春秋謹於正終凡諸卒未有不日者不幸不得日則闕之非春秋之得已也故此不以蒙上文而再見日以為決日義者妄矣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而君將如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賤而卑將如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之類其辭一施之此經之常文不獨為燕志也傳葢見莊書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一稱人故疑以為燕將卑師衆稱師衛將卑師少稱人不知衛自以黨王子頹見貶燕若言衆何為先不即稱燕師乎不地葢地于魯非紀也公羊之言是矣

羊此葢亦拘其入為内弗受之說故旣謂莫宜乎
許叔又以歸非其道反之展轉以成其說爾然則
蔡侯廬歸於蔡陳侯吳歸于陳豈歸以其道者
乎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褢伐鄭
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
褢宋地葢宋公先與諸侯為會以謀鄭而後伐之
故先書會後書伐此事之序非譏其疑也

乾隆御覽之寶

俱歸歸亦不敢安於魯如是其久也期年而後見奔非夫人之罪至是而始聞乎經固不得於葬預責其臣子公羊穀梁皆不能知此於孫各為異義又併於葬失之